

關於閱讀，我想說的是……

●廖志峰／允晨文化發行人

每一年的4月23日是聯合國「世界閱讀日」。在此分享個人對於閱讀的一些想法：

很多年前流行著一句話：書香社會。我那時被這句話催眠，好像台灣社會已是書香社會了。雖然這幾年，台灣社會有年約四萬種新書的問世，有越來越多的獨立書店，我們離那個理想是更接近了？還是更遙遠？二十多年來，書店樣態持續變換中：書街沒落了，大型書店成立了，網路書也興起了，各處的獨立書店也慢慢地開起來了，然後，又開始反轉。大型書店展店之後，近幾年來陸續撤店，減少店數，網路書店和獨立書店慢慢成了市場的指標。通路起了的變化，說明的是，讀者購買習慣的分眾性，實際的銷售上則顯示書的整體銷售並沒有再成長，反而反向衰退。那麼，我們所期待的書香社會還存在嗎？

從書店的成長興衰，可以看見社會的需求變化，扣緊時代的發展脈絡，最明顯的，就是網路世界的興起，衝擊了傳統的產業鏈；對讀者來說，網路可以是買書的通路，也可以是閱讀文本的最終端，於是，紙本書和書店的可替代性變高了，出版社的角色也漸漸被取代，這樣的危機所帶來的影響是全面的，對於長期從事於斯的人來說，過去所依存的方式被改變了，自身的存在優勢也遭到弱化，實體書的需求減少了，而存放書籍的空間則得到了解放。但即使這樣的弱化是存在的，大部分在這產業鏈上的人還是盡可能求取生存的機會，這個機會展現在文本的開發，和更快速的製作，甚或採取精緻化路線，以贏得市場。不過，不管書的製作形式是什麼，取得的路徑是什麼，我們要問的是：我們從閱讀裡要獲得什麼？而這樣的閱讀和社會真正的關係是什麼？

閱讀和社會面貌的形塑，其實才是我們真正應該關心並擔心的課題。書店的興衰是一個問題，閱讀載體的變化——不管是紙本或數位形式——是個問題；閱讀的內容更是個大問題；然而，在一切閱讀的相關面向中，最核心的問題是：我們還閱讀嗎？我們有閱讀的習慣嗎？閱讀習慣的養成和社會風氣有關，不是一天、二天就可以達成或改變的。以這次席捲全球的武漢肺炎（新冠肺炎）為例，許多國家採取鎖國、封城的方式因應病毒的傳播及傳染，因此，為數極多的人待在家中。在這段時間內，閱讀理應是排遣隔離時光的最好選擇，無法離開家門到書店買書的人，可以改在線上買書或閱讀，這其實也是遠距消費的新里程。反觀台灣，雖沒有封城，國人仍可自由行走，只要避開群聚即

可，但是不管在實體書店、線上購買或閱讀的數量，並沒有增加，甚或衰退，具體在閱讀流量顯示出的是，線上追劇或看電影的人數明顯增長……。這才是閱讀的危機，書香社會的阿奇里斯之脛。

我要說的，並不是不鼓勵影視作品的觀賞和支持，而是閱讀是深化個人視野見地更重要的基礎工程，值得重視。我對閱讀的基本看法是，這是開展視野的最佳途徑。保持閱讀的習慣，心裡至少可以獲取些許依傍或養分。我不免想，對離開校園就停止閱讀的人來說，是不是過去在學習成長的階段中，在閱讀的習慣和培養上，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，以至於停滯，從此不再閱讀；閱讀的興致是不是在早年的學習中，充滿了挫敗經驗……，這些都是可以研究和探索的課題。

我對於閱讀始終保持一種興味，不只是基於工作，也基於興趣。對於出版這份工作來說，廣泛地閱讀是一種先備的工作，閱讀不一定在何時會派上用場，但是，當你在編輯或檢查書稿，判斷書稿的優劣與否時，這樣的先期準備，會對工作有所幫助。至於閱讀的興味上來說，可以把閱讀當成一種興趣開發，或是一種新旅程，每一本書都會帶給你不同的體驗，打開不同的視野，這就是閱讀的樂趣所在，而且不定於一尊。以下試就幾本書的個人閱讀體驗來分享，每個人可以依自己的興趣來建立自己的書單，畫出自己探索世界的路徑，你將會發現其樂無窮。

很多年前，我第一次去巴黎，之前雖然已看了些關於花都巴黎的電影，但只是走馬看花，後來我又去了一趟巴黎，這次我帶著《莎士比亞書店》和《流動的饗宴》兩本書，我從此對塞納河畔左岸，自成立以來已超過一個世紀的書店，莎士比亞書店有了更深刻的認識：《莎士比亞書店》說的是1919年，一位傳奇的美國女子，雪維克·畢奇如何在法國巴黎成立了一間成為傳奇的書店，她出版了當時最有名的禁書，詹姆斯·喬伊斯的《尤里西斯》，引起了廣大的風波，甚至因此遭到拘押，書中也側寫了當時匯聚巴黎的文人身影，包涵美國大文豪海明威；《流動的饗宴》則是海明威在生命晚期才寫出的自傳體散文，這本可當成小說讀的作品側重海明威在巴黎生活的階段，文學生涯剛要開展，愛情萌發，一本純真的懺情錄。「如果你夠幸運，在年輕時待過巴黎，那麼巴黎將永遠跟隨著你，因為巴黎是一場流動的饗宴。」這段話是海明威在1950年寫給朋友信中的一段話，意外地成為後世文青的聖經，多少人為想探索這「流動的饗宴」而前往巴黎。旅行因為閱讀而展開，也因為閱讀而深化。

同樣的理由，我因為一本膾炙人口的《查令十字路84號》，決定前往倫敦一探，書中關於書店與客人之間透過魚往雁返所進行的購書交易，還交換著各自人生的故事與關懷，跨越了地域、國別的限制，令人動容。現在的讀者，應該很難想像在書店裡，還能有這樣充滿人情味的故事發生。我造訪倫敦時已晚了很多年，路徑雖在，但書店早就不在了，換了新的商家，不過，我還是嘗試在幾間倖存的書店間，在心中描摹一點影像，留存記憶中。

出版人的旅行，多半會跟著書店走，但作為文學的學徒或讀者，作家出生所在地的城市，也成了必訪的聖地，例如：諾貝爾文學獎得主，土耳其作家帕慕克，他所寫的《伊斯坦堡》，便勾起了我一訪土耳其的衝動，而這本書也成了我的旅行讀物。《伊斯坦堡》雖然表面寫的是城市過往的歷史，但其實也蘊藏了帕慕克的身世感懷與創作密碼，在文字中所隱現的愁苦悲懷，只有到了當地，當我站在博斯普魯斯海峽邊，看著清晰可見的亞洲大陸邊緣，種種描述和情感，瞬間立體真實了起來……。

書海無涯，每一本書帶給不同的閱讀者不同的感想或感受，以名城來描述的故事固然是一種旅行，但還有一種閱讀則穿越地理時空，比如說，《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》。這本書的作者是以魔幻新聞寫作聞名於世的波蘭記者卡普欽斯基，出身資源貧瘠的東歐共產國家，當他開始有機會跨出鐵幕，採訪世界時，他旅途的良伴就是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大旅行家希羅多德所寫的，充滿逸聞奇事的《歷史》這本書，他一邊記錄現世不曾停歇的戰爭砲火，一邊也同時讀者遠古的戰爭與劫掠慘事，即使工具技術不同，但人心並沒有改變過。這樣的人世旅行，把讀者的閱讀拉高到了歷史的思維，擴大了視野。卡普欽斯基在這本書中提出了「邊界」一詞，長期生活在鐵幕之中，這裡的「邊界」既是有形的，也是無形的，寓意深遠：重要的不是目標、目的地、終點，而是幾近神秘而超越性的那個舉動，亦即跨越邊界本身。

以「跨越」來說，這正是「閱讀」本身負有的意義，讓我們能超越既定的思維，而有了不同體驗，即使這體驗是超驗的，也可待日後印證。當我們習於閱讀，享受閱讀，一個真正的書香社會才有可能存在，而社會深層的人文維度，才有可能建立。這是我對閱讀的淺見和期許。◆